



明儒學案卷六十

東林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百鑑

豫章後學

徐兆瀾

熊榮祖

周聯慶重刊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劉秉楨

李真實

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萬曆癸未舉禮部丙戌廷對指切時事以寵鄭貴妃任奄寺爲言讀卷官大理何源曰此生作何語真堪鎸榜矣御史房寰劾海忠介先生與諸壽賢彭遵古合疏數寃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

南康府教授丁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厯國子監
博士禮部主事詔皇太子與兩皇子並封爲王先生
又與岳元聲張納陞上疏極諫責備婁東已而趙忠
毅掌計盡黜政府之私人婁東欲去忠毅授意給事
中劉道隆謂拾遺司屬不宜留用因而忠毅革籍太
宰求去先生又與于孔兼賈岩薛敷教張納陞抗疏
犯政府皆謫外任先生判光州是時政府大意在遏
抑建言諸臣尤遏抑非臺省而建言者先生上書座
師許國反覆當世但阿諛熟軟奔競交結之爲務不

知名節行簡之可貴聖怒可懼宰執難犯
襄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人之言猶爲言路不塞哉布衣翟從先爲李見羅誦
冤進唐曙臺禮經先生皆代爲疏草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光州告假歸十有四年所積俸近千金巡撫檄致之先生不受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

曰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歎，涇陽曰：「何歎也？」曰：「吾歎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

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口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尙是碌碌窠曰情又近狷竊恐兩頭不著涇陽曰如此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簡點病痛只是一個龐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龐是真色狂狷原是龐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練龐入細細亦真矣先生曰龐之爲害亦

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
曰。倘有說在性近。猶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
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叅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
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
日之下矣。先生遲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
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
者。其間倘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
且以爲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
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

一舉事須要太極上著脚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從性命中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鎮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

也

出也

也

也

也

小辨齋劄記

學者須在暗地裡牢守介限不可向的然處鋤張局面○逆詐億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億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己多矣○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卽墮落矣○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

惡四字。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
宜受用雖不犯乎弑君弑父而自爲忒重實埋下弑
君弑父種子。無善無惡本病只是一個空字未病
只是一個混字故始也見爲無一之可有究也且無
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其至善
也乃其所以爲至惡也。離九三日日昃之離不鼓
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爲樂生者也嗟爲憂生者
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殼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
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多時卽何爲靠這裡

尋個憂樂凶之道也。自三代以後其爲中國財用之蠹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塗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填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最爲的當。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旣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

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以下論學書○南皋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

問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理義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理義之氣節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

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消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心學之弊固莫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嘗欺得人來却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蠹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輕以心學與小人也咸九四不言心而彖曰感人心則咸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也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

心之有乃曰心意可匿身則難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矣。足下近言調攝血氣喜怒不著自有條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卽六經且爲註脚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人心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弟近來只信得六經義理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

出斷非真經濟

與彭坦陽

○陽明提良知是虛而實見羅

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昔之爲小人者口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爲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名根二字真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殺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根原枝委總是一般大趨既正起處既真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爲我輩學問

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從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爲
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做
歇脚事也。

卷之二